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一

起上章執徐盡著
雍因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

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

濟子
禮翻

夏四月平昌

考侯王接薨

謚法大慮
行方曰考

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復鹽

鐵官置博士弟子貲千人

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貲事見上卷初元五年

以

用度不足民多復除

復方目翻

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繇古徭字

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

止 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

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

譖堪

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啟

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

師古曰言管主其事

尚書五人皆其黨也

按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負五人此蓋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負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

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師古曰瘖音於今翻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

公車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按貢禹傳定漢

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玄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蓋以悼考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帝廟為太

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以為不應古禮天子是

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

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

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即史良娣也

冬十月乙丑罷祖

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

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

界屬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

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

初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時音止三月幸河東祠

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古師

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大獵 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

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

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孝廟皆親盡宜毀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

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好呼到翻人人以為得上意又

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師古曰昭顯其儀示
隆重也濟子禮翻

逾於皇后太子

昭儀位次皇后今寵逾之

太子

少傅匡衡上疏曰

疏所據翻條陳也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

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

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

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而

不敢專其名

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是以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

覆敷人翔

然而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師古曰丕大也

爭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更工衡翻下同上復扶又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翻又也下復扶目翻反也

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

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于

遵制揚功遵先帝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衡守詩學此必詩傳之言傳直

應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

足

治直之翻師古曰
疆勉也音其兩翻

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壅蔽

少詩
治翻

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

斷丁
亂翻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

戒於遺忘

師古曰湛讀曰
沉忘巫放翻

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

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此比

至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

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

師古曰關
雎美后妃

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

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

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長知兩翻

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

先悉薦翻

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

師古曰祚主階也醴甘酒

也貴於衆酒適讀曰嫡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

探吐南翻

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

師古曰言凡物

大小高卑皆有次序

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

疏讀曰疎當

尊者卑

師古曰如若也

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

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

天下定矣

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

初武帝既塞宣房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

元封二年塞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屬魏郡

河水自此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

門翻而隨氏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

東北入海廣深與

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

犢口而屯氏河絕

據溝洫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

博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漢靈縣地漢初為鄒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為夏津縣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

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

三月

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

廢遷房陵

元河間獻王德之來孫也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孝文太后薄氏

葬霸陵

上幸虎圈鬪獸

圈求阮翻下同

後宮皆坐熊逸出圈

之南

攀檻欲上殿

上時掌翻

左右貴人傳使仔等皆驚走

傳使仔即傳昭

儀蓋後進號也

使仔音接予馮使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

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

恐熊至御坐

坐祖卧翻

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傳倢

伃慙由是與馮倢伃有隙

為後傳太后誣殺中山馮太后張本

馮倢伃左

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

異曰考

荀紀興作譽今從漢書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

風俗通云鄭武

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又左傳云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董正

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洪氏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譙贛為焦左傳楚師伐陳取焦更注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延壽常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

梁國名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

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

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說讀

曰悅數

所各翻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古師

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

末世以毀譽取人

譽音余

故功

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

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

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合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

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

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

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復

翻扶

又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

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間宴時而
入見天子見賢遍翻

問上曰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

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

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

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

治直
更翻

同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

師古曰卒終也音子恤翻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

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

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

豎刁注見十八卷武

帝元光五年趙高事見秦紀

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

以龜卜所以驗吉凶

以幽厲卜所以驗治亂

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

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

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

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

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雷

古雷字春秋所記隱十一年桓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
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
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
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陛下視今

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

誰與

道言也師古曰與讀曰歟考異曰故資政殿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

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

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

在此人也

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

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

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

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

中師古曰圖謀也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

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

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

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

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導之熟不可啟覺也藐藐然不

入也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
諄之純翻又之閏翻藐美角翻爾雅云悶也孝元

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

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

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上時掌翻為于

偽翻塞悉則翻遠于願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

議云然也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治直翻

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歲竟歲終也傳知戀翻下同天子許焉房自

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

數所角翻

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

離左右

離力智翻

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

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

言蒙帝哀憐而許之

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

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

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私祿及

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大臣厥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

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復扶又翻下同

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據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蓋

以是候之師古曰覆掩蔽也音敷救翻

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

不得乘傳奏事者

以辛巳蒙氣占已卯庚辰二日也

房未發上令陽平

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

鳳陽平侯王禁之子

房意愈恐

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

災

法者房占候之法著之于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涌出也

至其七

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

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

中竹仲翻

涌水已出道人當遂死

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

也

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

忠小

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

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

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姓譜正姓宗上卿正考父之後

高威

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

今臣得出守郡

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

師古

曰塞當也

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

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

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陝音式冉翻

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

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

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

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

易逆天意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翻

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

言人君雖

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為之變而失其常

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

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

行

淮陽憲王欽宣帝張使行之子帝弟也下邳稼翻行下孟翻

多從王求金錢欲為

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

道其語

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具說之為于偽翻妻七細翻

博因記房所說密

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

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也論語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

之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

淮陽國在關東

石顯知之告房與張

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

治直吏翻註古賣翻

皆

下獄棄市

考異曰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末按房傳二月末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

表八月癸亥匡衡為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不知月日故繫之歲末耳

妻子徙邊鄭

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

免御史大夫也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

石顯

數所角翻下同

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

時丞

相韋玄成言雲暴虐無狀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顯以此奏咸漏泄省中語高帝三年改廢丘為

槐里屬右扶風

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

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重直龍

翻重足累足也累足而立故一迹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友

姓譜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

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師古曰累累重積也

若若長貌音力追翻累

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

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

間音工 覓翻

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

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

使疏吏翻將命曰使諸官諸官府也

顯先自

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

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

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

以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翻

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

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

軀稱快萬衆

稱音尺
孕翻

任天下之怨

師古曰任猶
當也任音壬

臣願歸

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後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
與哉同

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

顯加厚賞賜

數所角翻
勞力到翻

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遺于季
翻師古

曰賂遺謂百官羣下
所遺也訾讀與貲同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

蕭望之

事見上卷
初元二年

恐天下學士訕已

師古曰訕謗
也音所諫翻

以諫

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

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

諧望之矣

薦貢禹事當在諧殺京房陷陳咸之前故以初字發語

顯之設變詐以

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

論語孔子告顏淵之言遠于願翻下同

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

塞其源

塞悉則翻

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

論語孔子答季康子

之言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

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

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

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

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

核與覈同謂精

確得其實也
行下孟翻

故衆正積于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

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鄭弘坐京房免以衡代之 閏

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此昭帝上官后也

冬十一月齊

楚地震

此指齊楚古國之大界

大雨雪樹折屋壞

雨于具翻折而設翻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立成薨

共音恭

秋七月

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冬使西

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

師古曰言延壽

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使疏吏翻

共誅斬郅支單于於

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

郅支嘗破

殺閼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

不為康居王禮怒殺

康居王女

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

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

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都賴郅支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

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

諸國歲遺

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

常所獻之物遺弋季翻

不敢不予

予讀曰與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

吉等死

殺谷吉見上卷初元五年師古曰死尸也

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師古曰故

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

慮

沈持林翻

多策畧喜奇功

師古曰喜音許吏翻

與延壽謀曰夷狄畏

服大種其天性也

種章勇翻

西域本屬匈奴

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

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

聞音問

侵

陵烏孫大宛

宛於元翻

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

為于偽翻降戶江翻

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

古師

曰剽輕也悍勇也剽平妙翻又匹妙翻悍胡幹翻又下罕翻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

必為西域患

好呼到翻數所角翻畜許六翻

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彊弩之守如癸屯田吏士

即屯田車師者

毆從烏孫衆兵

師古曰驅

率之令隨從也毆與驅同下同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自保

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載子亥翻

延壽

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

都始然也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將壞其事也

延壽猶與不聽

與讀曰豫即猶豫也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

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

戊已校尉屯田車師

延壽聞之

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

沮衆耶

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材汝翻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

行戶剛翻陳讀

曰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

戶劾

其矯制之罪也

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

彼別

列翻分也按湯傳益置陽威合騎白虎之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已校尉為六校校戶教翻

其三校從

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

道入赤谷過烏孫

溫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

谷城東

文穎曰闐音填

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

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翻

湯縱胡兵擊

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

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

師古曰勿抄掠也

間呼其貴人屠墨見

之

師古曰間謂密呼也間古覓翻

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

既與之飲又與之盟也

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

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

復扶人翻

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

古師

曰母之弟即謂舅者

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

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

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

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天子哀

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

當此時甘延壽止為西域都護以將兵故稱將軍至光武時遂以賈復為都護將軍復之都護蓋護諸將

也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

數所角翻

下同延壽湯因讓之

師古曰讓責也

我為單于遠來

為于偽翻

而至今

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忘也又輕也

兵來道遠

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翻

恐無以自還願單

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

離力智翻

止營傳陳

師古曰傳讀曰敷布也陳讀曰陣下同

望見單于城上

立五采幡幟

幟昌志翻

數百人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被皮義翻

下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

曰更互也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音工衡翻

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射而亦騎步兵皆入延壽湯

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伯各翻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

塞門戶塹即塹字音尺鹵楯為前戟弩為後楯食尹翻仰射

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重直龍翻從木城

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孔穎達曰薪樵也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

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

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

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言郅支自計無所往而可也

郅支已出復還

復扶

又翻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

上

被皮義翻

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

于鼻

中竹仲翻

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

卻入土城乘城呼

中人木城中人也師古曰呼音火故翻下同

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和胡

臥翻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

之師古曰乘逐也余謂乘駕鉦鼓聲動地征音征鉦也其狀似鈴杜

佑曰鐃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鐃節鼓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曰鉦康

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雷翻並入土城中單于男

女百餘人走入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室也漢兵縱火吏士爭

入單于被創死被皮義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制漢

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勲

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畀得者

師古曰畀與也各以與所得人音必寐翻

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

千五百一十八級

關於焉翻氏音支

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降戶江翻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

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予讀曰與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為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翻余謂混為一者合四海之內同稟命於一人天

下之治出於一也

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

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

不能臣也

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

郅支單于

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

陳讀曰陣

斬郅

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

晉灼曰橐街黃圖在長安

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客館也又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崔浩以為橐當為索索

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縣讀曰懸下同以示萬里明犯疆漢

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

禮記

月令孟春掩骼埋胔注云謂死氣逆生氣也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

枯骨曰髑有肉曰胔師古曰殯說
是也髑音工客翻胔音才賜翻

宜勿縣詔縣十日乃

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六月甲申

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

游謂宴游學謂講學師古曰同處長
養以至於壯大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及薨太子前弔上

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

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

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

護監護也

上以責謂丹

師古曰謂者告語也

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

感損

謂哀感而神氣為之耗損

向者太子當進見

見賢遍翻下同

臣竊戒屬

母涕泣感傷陛下

師古曰屬音之欲翻

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

意乃解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

水逆流

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於渭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

旁涇水岸也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壬申晦

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

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

永光四年罷園廟

是歲

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

禮翻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

支既誅且喜且懼

喜者以漢威疆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

也上書願入朝見

朝直

竟寧元年

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為境古

之用字境竟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

本字而讀義更弘通也

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

漢氏以自親

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

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字昭君賜單于牆音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傳之無窮請罷邊備

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下遐議者皆以

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

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被皮義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

囿也冒如字又莫比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

之於幕北

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翻

建塞徼起亭隧

徼吉弔翻境也小路

也循察也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音遂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

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所謂大磧也少詩沼

同翻下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

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長知兩翻

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

天覆匈奴

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又被皮義翻覆敷又翻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

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

事見二十四卷
宣帝地節二年

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

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

復扶
又翻

中國有禮義

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

犯約哉三也

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
也毛晃曰必定辭也

自中國尚建關梁

以制諸侯

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陁而設塞以
識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

以識舟行者為梁

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

師古曰覬音冀

設塞徼置屯

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

恐其思舊逃亡四也

為于
偽翻

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背蒲妹翻

今

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欺侮也

易音弋
鼓翻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

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

樂音洛

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

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

點下八翻

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

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

遠不可勝計

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

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以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

故言一切繇古徭字通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

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

曰卒皆讀曰猝

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

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

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

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

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鄉讀曰嚮

所以為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

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

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專壹也

敬諭單于之意

師古曰言已曉

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

為于偽翻下同

故使嘉曉單

于

毛晃曰曉開諭也

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

語甚厚

語牛倨翻

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

事見二十七卷

宣帝甘露元年

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

師古曰伐謂矜

其功力余謂此言其矜畫計定匈奴之功耳非力也

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

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令佩其王印綬

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呼韓邪來

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

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

師古

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

歸單于庭

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于漢得以安寧單于神

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

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

能還匈奴使疏吏翻

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

胡閼氏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

王 皇太子冠

冠古玩翻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

初

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

馮昭

儀即馮使行進號昭儀

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脩敕宜

侍幄帷

師古曰遂音千旬翻敕整也

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

見賢遍翻

遂

請間言事上聞遂言顯專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

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

臚陵如翻

上使尚書選

第中二千石

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

而野王行能第一

行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

孟翻

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度過也

私後宮親以

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因謂羣臣曰吾用

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

師古

曰比例也音必寐翻當音毗寐翻

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

大鴻臚野王是也

亡古無字通

心辯善辭

言心辯於是而非也善於詞令辯別也

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

使疏吏翻

廉潔節儉太子少

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以詔褒之次第不用五鹿充宗而用

張譚何也帝亦知充宗為石顯之黨也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

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

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

號曰召父

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直吏翻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癸卯復孝惠皇

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永光五年毀惠園建昭元年罷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孝昭太后孝武帝鉤弋趙婕妤也葬雲陽甘泉宮南

初中書令石顯

嘗欲以姊妻甘延壽

妻七細翻

延壽不取及破鄧支還

還從宣翻

又如

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

急鳥路翻

皆不與延壽等

師古曰與

猶許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

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關入邊關也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移書所過道上

郡縣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單

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古曰師入曰振旅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

勞來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

當勞來而收繫是於事理為反也逆迎也是為

郅支報讐也

為子偽翻

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出酒食以過軍

漢制縣有蠻夷曰道

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

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

復扶又翻

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

徼古堯翻又一遙翻難乃旦翻

帝內嘉延

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師古曰重難也

久之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

帝初即位劉向為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向本名更生至是改名

郅支單

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

皆閔焉

師古曰閔病也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

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

之兵

意之所向為指師古曰攬總持之也

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

重城

郅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為三重重直龍翻

擐歛戾之旗

師古曰擐拔也音騫歛許

及翻

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

縣讀曰懸

揚威昆山之西

昆

指言崑崙山也

埽谷吉之恥

谷吉為郅支所殺見上卷初元五年

立昭明之功

昭明

謂顯功也

萬夷惴服

師古曰惴恐也音之涉翻

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

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

鄉讀曰嚮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

稽

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

載子亥翻

建萬世

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

獫狁而百蠻從

為于偽翻

其詩曰嘽嘽煇煇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煇煇盛也言車徒既

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獫音虛檢翻狁音庾準翻嘽音他丹翻

煇音土回翻

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

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

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

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

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

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

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

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宴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

吉甫尹吉甫也

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

前

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吏也

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為之諱

師古曰尊周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世子于首止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

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覆數救翻為于偽翻

貳師

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

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

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二年四年師古曰靡散也

音靡僅少也復償也音扶目翻

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師古曰百倍勝之

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

鄭吉迎自來之日逐

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

猶且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

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復敷又翻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

羅

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

數所角翻

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縣讀曰懸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

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

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

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扶復

又翻下同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賜湯

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

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

破莎車功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元康元年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欽故

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

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

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書

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之義畧同惡烏

翻路

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

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

之制宜焉

為子偽翻

初太子少好經書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

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

燕樂

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樂燕樂若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

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翻下樂音來各翻

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

有才執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

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

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

師古曰鼙本騎上之

鼓音步迷翻檻軒闌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顏

聲中

嚴鼓之節

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晉說是中竹仲翻

後宮及

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數所角翻下同

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師古

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何晏
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余謂何說是皇太子是

也若乃器人於絲竹輦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

衡可相國也

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二人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笑

聞丹言而嘿然已而笑

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

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

見賢通翻

上疾稍侵

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

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

事見十六卷景帝前六年

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

衛尉侍中

長知兩翻下同

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計

出所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

內頓首伏青蒲上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龍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

曰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

十餘年

師古曰適讀曰嫡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託為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余以下文大意觀之顏說為是

見山陽王

稚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

偽翻為于

以為太子有

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

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

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

劣弱也

太子兩王幼少

兩王

山陽王康信都王興

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

謹慎先帝又愛太子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

吾豈可違指駙馬

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安馬也余謂安何也

丹即却頓首曰愚臣

妄聞罪當死

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

不能自還

納者納其言也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

善輔道

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道讀曰導噓音虛唏音許既翻

太子

由是遂定為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

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

曰帝年二十七即位
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劭曰外語臣祖金敞也

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語牛倨翻

鼓瑟

琴吹洞簫

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

自度曲被歌

聲

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

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

是也度音大洛翻被音皮義翻

分判節度窮極幼眇

蘇林曰判度也知曲之終始節

度也韋昭曰刊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少
師古曰韋說也是也刊音千本翻幼眇讀曰要妙

而好儒

少詩照翻
好呼到翻

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

韋匡迭為宰相

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
成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

而上牽制

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師古曰為文義所牽
制故不斷決斷丁亂

翻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師古

曰卒終也
卒子恤翻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
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

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

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宣帝卽成王皇后也

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

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王氏得權自此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

皇帝于渭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

有游虞弋射之宴

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

也

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

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復

扶又翻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煢與煢同渠營翻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

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

以來三代興廢未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

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無

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近其新翻速于願翻技渠綺翻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

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師古曰分音扶問翻

通人

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翻

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孟行下翻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師古

曰物事也事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儼

嘉惠和說饗

下之類也

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

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

路寢大寢也

臨朝賀置酒

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
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二

起屠維赤奮若盡
著雍閼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驚字太孫驚之字曰
俊應劭曰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

宣帝尊史皇
孫曰悼考

石顯

遷長信中太僕

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
皇太后輿馬不常置

秩中二千石顯

既失倚離權

顯嬖於元帝帝崩為失倚自中書令
機之官遷太后宮官為離權離力智翻於

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
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

顯故濟南人師古曰懣音悶

諸所

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

守

菟音塗守式又翻

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

姓譜伊姓出於伊尹

司

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劾戶藥翻又戶得翻

知顯等顓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

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

義皆不道在赦令前

去年七月大赦

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

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

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衡封樂安侯

天子以新即位重

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

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

許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

元廢事見上卷

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于營室

晉書天文

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日玄宮一日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又土功事孛蒲內翻

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

恩澤侯表

安成侯食邑於汝南

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

四塞

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師古曰塞滿

也言四方皆滿塞悉則翻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

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

天為見異

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見賢遍翻

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

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

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

師古曰凝謂不通也

陰陽不和殆

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師古曰刺史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

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

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

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

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

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為百

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

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

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

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事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翻與讀曰豫豫干也

過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量音良

郡縣相迫

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

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

行

師古曰勞郎到翻來郎代翻余謂來讀如字亦通

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

否皮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

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上之人乎

乾音干餱音侯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

明申救

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

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

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賢遍翻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

泉汾陰祠

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甘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

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

及紫壇

偽飾女樂驚路驛駒龍馬石壇之屬

衡又言甘泉泰時紫壇有文章采鏤

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驚路驛駒寓龍非古於是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凡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泰作時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至漢高帝立北時祠黑帝而五時具有司進祠上不親
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時陳寶者秦文公獲若石於
陳倉北阪上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
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皆鳴以應之祠以一
牢名曰陳寶衡以為不應禮
皆奏罷之雍於用翻時音止
皆從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

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

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

奉郊之勤故並赦之余按帝紀二縣長安及長陵也

及中都官耐罪徒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

府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髡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說則音乃代翻其義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翻又先廉翻而功臣表宣曲戾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減天下賦

錢筭四十

孟康曰本筭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亭

部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

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

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

故選嘉女以配

太子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

好呼到翻聞音問

及即位皇

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

此大將軍

之軍中武庫令也欽傳軍下更有軍字

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

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古之約以

判今之奢也 說輸芮翻 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媵

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復扶又翻塞悉則翻故后妃有貞淑

之行

行下孟翻下同

則脗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

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

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

男子

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

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

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師古曰間代也音居

覓翻適讀曰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
嫡下亦同

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欲立其子讒世子申
生獻公信之申生雉經而死被皮義翻今聖主富於

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鄉讀未親后妃之議將軍

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

孟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

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

則可為萬世法也技渠綺翻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小弁之

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少詩照翻作可為寒心詩小雅也張晏曰小弁刺幽王廢申后而

小弁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唯將軍常以為憂鳳
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弁音盤

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

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數所當世善政多出於

欽者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

二人長女顓渠閼氏長知兩翻下同閼於生二子長曰

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余翻下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

大閼氏少詩照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

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

氏子十餘人顓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

立且莫車顓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

漢力故得復安

復扶又
翻下同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

師古

曰創音初亮
翻艾讀曰又

且莫車年少

少詩照
翻下同

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
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

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

今舍貴立賤

師古曰舍謂棄
置也舍讀曰捨

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

閔氏計立雕陶莫臯

平子恤翻

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累力追翻賢曰匈奴謂孝為若

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復株累若

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

谷音鹿蠡

盧奚翻

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

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

文頴曰須卜氏匈奴

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

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翻

躪音

老弱號呼

號戶高翻呼火故翻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

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上時掌翻下同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

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

師古曰冒蒙覆也

今

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

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偽也治直吏翻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

師古

曰重音直用翻

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

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數所角翻

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為王

鳳排斥王商張本

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

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

位亦次三公朝直遙翻

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

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

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

及太常丞谷永上對

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漢舊儀曰

丞舉廟中非法者

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

之咎

此蓋指許后及班婕妤行也

越嵩山崩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

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衡本封臨

淮郡僮縣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閭陌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

漢書五行志亳作橐

孟康曰橐肥累皆縣名故屬真定師古曰橐音工老翻累音力追翻

罷中書宦官初置

尚書貲五人

臣瓚曰漢初中人中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

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

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
尚書主判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
尚書主外國事帝置五
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

王商為丞相 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

對策

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

永知鳳方見柄用

師古曰柄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

陰欲自託乃曰方

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葷粥冒頓之患

葷許云翻師古曰粥

音弋六翻太史公曰唐虞以上有葷粥孟子曰太王事獯粥冒頓為患見高惠呂后紀

南無趙佗

呂嘉之難

趙佗見高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難乃旦翻

三垂晏然靡有兵

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

無吳楚燕梁之執

吳楚梁見孝景紀燕見孝昭紀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

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師古曰申伯周申后

之父余據詩崧高云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

洞洞屬屬

師古曰洞洞敬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翻

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

陸之亂

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余按莽通即馬通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

元元年安陽侯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霍禹事見二十五卷宣帝地節四年三者無毛髮

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晬昧

之瞽說

師古曰舍謂留也掩與暗同又音一感翻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余謂舍置也讀曰捨

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師古曰倚依也

重失天心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不可之大者也

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

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

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

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湛持林翻

奮乾

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

覆敷又翻施式智翻更工

衡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

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

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時鳳蓋已納張美人於後
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

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

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後宮女史

使令有直意者鄭玄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令音力

成翻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

皇太后之憂愠師古曰釋散也愠於問翻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

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翻杜欽亦倣此意上皆

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秋桃李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師古曰金隄者

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

據

漁志遂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先悉薦翻遂七倫翻

土壤輕脆易傷

易

疏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師古曰閼

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

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塞

悉則翻

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

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

師古曰雨止曰霽音子詣翻又音才詣翻

九河故

迹今既滅難明

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分九道在兖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

覆釜四胡蘇五簡六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

潔七鉤盤八鬲津九

謂治導之令其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

深也浚音峻

宜殺音所介可復浚以助大河復扶又翻泄暴水備非常不

豫脩治治直之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

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下遐稼翻師古曰白白於

天子也行音下更翻以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可且勿浚後

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

乘濟南乘繩證翻濟子禮翻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

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壞音怪敗
補邁翻

冬

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畧疏閣上切責其不憂

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

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
姓譖非姓也秦非子之後

調均

錢穀河決所灌之郡

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
水之郡使存給也調音徒鈞翻

謁

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舩五百艘

師古曰一船為一艘
音先勞翻其字從木

徙

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

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

蘇林
曰備

音朋晉灼曰音倍
師古曰晉音是也

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

說輸芮翻

以賊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輩轂之下明其逼近

也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

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武帝元鼎四年更置

三輔都尉京兆曰京輔都尉馮翊曰左輔都尉扶風曰右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

射聲校尉陳湯

武帝置北軍八校尉射聲其一也秩二千石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

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復扶又翻

以吏二千石奉使

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

額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

先悉薦翻

而盜所收康居財物

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

言外域之事漢朝務存寬大必不考覆也

雖在赦

前

言其事在竟寧元年七月赦前也

不宜處位

處昌呂翻

湯坐免後湯上言

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

下遐徠翻

太中大夫谷永

按是年夏谷永方擢為光祿大夫河平二年議受伊邪莫演降永猶為光祿大

夫此書太中大夫谷永據陳湯傳也

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

公為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為于偽翻仄古側翻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

窺兵井陘

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陘音刑近

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景帝以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

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魏尚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四年鄉讀曰嚮

由是言之戰

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

之臣鼙駢迷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

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漢元謂漢

初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

致之大辟

辟毗亦翻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事見周赧王紀

今湯

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服虔曰喋音蹀蹀履履之

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翻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薦功祖廟告

類上帝

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

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間書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

師古

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為埋馬也敝蓋弗棄為埋狗也

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

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

施式

智翻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以待庸臣者待湯也卒猶終也卒子恤翻

使百

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難乃旦翻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

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

郭城

謂西域城郭諸國也燉音屯徒門翻

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

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

擊郅支時中寒

見賢遍翻中竹仲翻

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
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及朴鈍
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
倍而主人半然後敵

此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

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
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
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
解

度徒洛翻

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師古曰謂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

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

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

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

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

於湯

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職參謀議

河平元年

以河決隄塞輒平改元

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

使塞決河

犍居言翻塞悉則翻

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

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

長直亮翻盛時征翻

兩船夾載而下

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

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

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

孝惠七年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

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尋皆晏駕而無嗣

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

後宮希得進見

見賢通翻

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

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

師古曰椒房殿

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且芬也

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

遺賜外家羣臣妾

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
劉向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遺

于季

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

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

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

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
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

豈相放哉師古曰
放依也音甫往翻

家吏不曉

師古曰家吏
皇后之官屬

今壹受詔如

此且使妾揺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

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

師古曰言或有
所求吏不肯備

因云詔書不
許也繩約也

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

省悉
并翻

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

一牲曰特三牲備為

一牢平恩戴侯許廣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祖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

叔祖今當率如故事

謂將復以特牛祠也

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

讀記

師古曰甫始也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

也

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復扶又翻下同

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

人理

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

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

吏拘於法亦安足過

過罪過也言何足以為罪也

蓋矯枉者過直古

今同之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

襲

師古曰襲重累也

祖宗且不血食何戴戾也傳不云乎以約

失之者鮮

師古曰論語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翻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

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

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

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

度乎婦不可踰
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

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給事中平陵

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

事見上卷元帝

竟寧元年

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

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

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

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

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胡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

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豈不哀哉

從由

也羅謂設禁網而民無所逃罪也天絕亡辜謂亡其議
罪而陷於刑辟死於非命至於短折也天於紹翻

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易以時有

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塞悉則翻匈奴單于遣右臯林

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朝直遙翻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

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

正月也而荀紀繫于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黃渾今從漢書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朝罷遣自言欲降降戶江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下遐議
稼翻

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

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數所
角翻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

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

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當
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

師古曰假
令猶言或

也當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疏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

為反間間居覓翻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

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

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

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

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永欽能得匈奴之情夏

四月楚國雨雹雨于具翻大如釜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

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

思澤侯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

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

五人同日封故

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

據太后傳母李

以妬去更嫁更工衡翻

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

李奇曰田

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蚡扶粉翻師古曰比例也音頻寐翻

上曰封田氏非正

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

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

興等

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為姓乘繩證翻

上書

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

不及

此將謂郡將也治直之翻將即亮翻

雖拜為真

尊自行尹事為真

未有殊絕

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

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

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翻一曰愒慢也

原

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

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日中丞

素與尊有私

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為此議也傳讀曰

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據尊傳輔故為尊書佐嘗
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煩兄子閔拔刀欲刺之
以故深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浸潤加誣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
欲傷害尊

潔已砥節首公

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
砥音指首音式救翻

刺譏不憚將相

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

賊謂備宗等

解國家之憂功著

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

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

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棘

者欲其赤心而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仲馮曰共

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也被皮義翻共音恭無所陳寃愬罪尊以

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

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師古日期年也期音

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是惑也論語所載答樊遲之言惡為路翻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

矣答子張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下戶嫁翻行下

孟翻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

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翻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

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觀古玩翻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非止坐

免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

任保也漢法選

舉而其人不能者與同罪

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

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師古曰懲創也

唯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

列彼

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徐州部琅邪東海臨

淮等郡及楚廣陵等國復扶又翻下同

夜郎王興鈞町王禹漏臥侯俞

更舉兵相攻

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夜郎鈞町漏臥三縣皆屬牂柯郡鈞町音劬挺

師古曰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

牂柯音臧哥

議者以為道

速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

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射而亦翻

杜欽說大將軍王

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

說輸芮翻易以政翻

恐議者

選與復守和解

師古曰選與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究翻與音人究翻

太守察動

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

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

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

忿

勝音升下同

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

殺守尉也遠滅溫暑毒草之地

滅古藏字通

雖有孫吳將賁育士

師古曰孫孫武吳吳起賁孟賁

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

育夏育也將即亮

翻賁音奔

勇亡所施

亡讀曰無

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

量音良

宜因其罪

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

師古曰練簡也

守式又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

調徒鈞翻

選任職太守往

翻下同

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

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

師古曰即猶若也

宜罷郡放

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

復扶又翻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

功不可墮壞

師古曰墮音火規翻毀也

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

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斷丁管翻下同被皮義翻

於是鳳薦

金城司馬臨印陳立為牂柯太守

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理志臨

印縣屬蜀郡印音渠容翻

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

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行下孟翻

至興國且同亭

師古曰且音子餘翻按地理志夜郎縣王莽改曰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

召興興將數千人

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

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

立數責因斷頭

數所具翻

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

為于

偽翻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釋解也降戶江翻

鉤

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

勞力到翻

立

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

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將即

亮翻翁指據阬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

饗與餉同音息亮翻

縱反

間以誘其衆

間居覓翻誘音酉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

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音七喻翻

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戲讀曰鹿

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

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
漢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据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酈來朝

酈宣帝子於帝為叔父

二月乙亥詔以

酈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勲為廣戚侯

廣戚侯國屬沛郡行

下孟翻

丙戌捷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

捷居言翻

秋

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

師古曰言中以

別外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策劉歆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

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校

尉之一也任音壬校尉之校戶欽翻餘並居效翻

太史令尹咸校數術

百官表太史令

屬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侍醫屬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

古曰方技醫藥之書也技音渠綺翻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

錄而奏之

已終也竟也師古曰撮摠取也音千括翻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

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

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

禍福

傳讀曰附

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

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

起此論也

為于偽翻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

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

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

怪敗補邁翻

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

百官表曰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

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

諫大夫乘馬延年同

作治

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翻

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

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

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又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

皆得此繇戊六月也著謂著簿籍也治直之翻賈讀曰價著音竹助翻繇讀曰徭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赦天下徒 三月癸丑

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

如淳曰連昏者昏家

之姻親也彤音以中翻

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下遐稼翻下同

鳳以是怨商陰

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

頻陽縣屬左馮翊

言商與父傅婢通

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

疑商敎使

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

隸

句斷下
還嫁翻

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

毀商

復扶
又翻

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

險制曰勿治

治直
之翻

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

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戾而商子弟親

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

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

嗣爵為樂昌侯

宣帝之母
黨微矣

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

蓮勺張禹

蓮勺音
輩酌

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

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

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

數所角翻下同

欲退避鳳上不

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

恩澤侯表安昌

侯食邑於汝南

庚戌楚孝王躡薨

初武帝通西域屬賓自

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

屬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屬音計

數剽殺漢使

數所角翻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翻

久之漢使者文忠

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

王曰烏頭勞即數殺漢使者也

立

陰末赴為屬賓王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

陰末赴鎖琅當德

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

殺

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

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縣度在烏秬國西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縣古

懸字通師古曰懸繩而度也烏秬鄭氏音鷄拏師古曰烏音一加翻秬音直加翻急言之聲如鷄拏耳非正音

也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

復扶又下同

漢欲遣使

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

立後卒畔逆

說翰茂翻卒子恤翻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

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

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

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

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

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類翻為壤之為于偽翻比毗寐翻

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

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

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賈音古下同

欲通貨市

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

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

為于偽翻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

國四五

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十里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更音工衡翻

斥候士

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

尚時為所

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

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

同飲下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

黠下八翻

擁彊漢之

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

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翻

離一二旬

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

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嘔一口翻

吐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

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陘與狹同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耕翻嶸音

宏余謂崢嶸山峻貌

行者騎步相持

騎奇寄翻

繩索相引

索音各翻

二千餘

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

師古曰靡散也音靡

人墮勢

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勝音升

聖王分九州制

五服

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

徐梁又分為九服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

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賈音古難乃旦翻

罷敝所恃

以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

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

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

賈音古

其使數年

而壹至云

陽朔元年

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曰陽朔欲陽氣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以山陽

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三月赦天下

徒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

下退稼翻

時大將軍鳳用

事上謙讓無所頗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

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蓋
此時以士人為之東都始純用宦者召取衣冠臨當拜

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白余謂曉開諭也

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凰以為不可

乃止

劉向忠於漢室子歆附從王莽得無由此邪爵賞之柄不自上出則貪爵祿苟富貴之人視其柄所

在而趨之矣語牛倨翻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

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

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

說

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周公狼跋而東其懼可知矣吐握以下士其謙可知矣穰侯范雎事見周紀武安

疾田蚡事見武帝紀閒居覓翻

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

疾

定陶共王來朝

共讀曰恭下同

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

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

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

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

一朝有它

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且不復

相見

復扶又翻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

留國邸

定陶邸也

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

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

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說正非常

師古曰詭違也

故

天見戒

見賢遍翻

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

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

決與訣同別也

王章素剛直敢言雖

為鳳所舉

章以選為京兆鳳所舉也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

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

見賢遍翻

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為符效今

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

近其新翻

所以承宗廟重社

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

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

為于偽翻

今聞大將軍猥

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

師古曰猥猶曲也

建遣之國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

朝直遙翻

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

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

省悉井翻

反歸咎善人推

遠定陶王

推吐雷翻遠于願翻

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

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

商宣帝舅王武之子

內行篤

行下孟翻

有威

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

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

卒子恤翻

身以憂死衆庶慙

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

妹也今俗猶謂妾為小妻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

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

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他館任讀曰姪

且羌胡尚殺首子以

盜腸正世

師古曰盜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

之女也

已出謂已出嫁也近其斬翻

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

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啓之則不見者可知

鳳不可

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

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

章曰微京兆尹直言

師古曰微無也

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

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

為于偽翻下同

於是章奏封事薦

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

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

數所角翻

方倚以代鳳章每名見上

輒辟左右

見賢通翻師古曰辟讀曰闢

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

元后傳曰

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余據後云音以從舅用事則顏注

良是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語牛鳳聞之甚憂懼杜欽

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

涕不御食為于偽翻御進也上少而親倚鳳少詩照翻弗忍廢乃優

詔報鳳彊起之彊其兩翻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

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

卿出為上郡太守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朝直遙翻又知張美人體御

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盜腸非所宜言下章吏下遐稼翻

廷尉致其大逆罪致文致也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

背畔天子

背蒲妹翻

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合音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

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

中丞劾奏野王

師古曰風讀曰諷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賜告養病而私自

便

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

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

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

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亡讀曰無

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

也

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予讀曰與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

難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去謂赦之也

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敬之法

師古曰釋廢去也假謂假託法律以致其罪

甚違闕疑從去

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

任音壬

不宜

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

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

事密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

復扶又翻下同說輸芮翻塞悉則翻爭讀曰諍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之也
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
損寬明之德欽愚

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
從才用翻展盡其

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

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杜欽之罪浮於谷永以其與王鳳計議為之文過也

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

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

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

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

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時人雖以宣言為然實未

必然也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月

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

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

師古曰言為其家察屬者皆得大官

五侯羣弟

爭為奢侈

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侯世謂之五侯

曼乃五侯之兄早死不侯五侯無羣弟疑羣字當作兄

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

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

予讀
曰與

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

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

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

三主宣元成

上以我

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

見賢通翻

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

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

未有不為害者也

操千高翻

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

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

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今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

左右

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

也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

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師古曰內為汙私之行而外則寄託治公之道也斷

丁亂翻行

依東宮之尊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

宮東故曰東宮

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

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

比毗至翻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

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

譽音余忤五故翻為于偽翻

排

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

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

遠于願朝直遙翻

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

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數所角翻

避諱呂霍而弗肯稱

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擅誅

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

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

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見賢遍

翻

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

事見二十卷昭帝

元鳳三年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王氏本濟

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既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

出屋根垂地中

康曰垂則洽切余按字書測洽之甬從于從白與今垂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

中意垂即垂字也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

降為阜隸

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也

縱不

為身

為于偽翻

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

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

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

平昌侯王無故宣帝舅也

夫明者起福於

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

信

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近其靳翻

黜遠外戚毋授以政

師古

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翻

皆罷令就弟

弟與弟同漢書率作弟孟康曰第宅也有甲乙次第

也亦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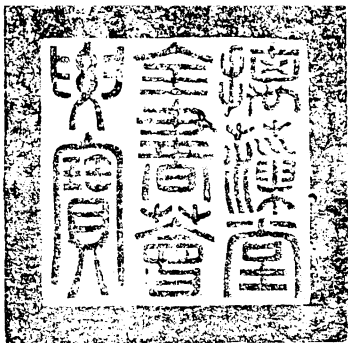
田氏篡齊六卿分晉言漢亦將

有此禍也復扶又翻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

天子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